

从意象图式看“V+进/出”的对称与不对称*

周 红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动趋结构“V+进/出”基于驱动一路径图式,表达施动者作用于受动者使其进入或离开容器,具有一定的致使性。该结构所在认知域由空间域到状态域,语义不断泛化,致使性减弱直至消失,终点焦点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容器由处所容器到身体部位容器、实体容器、抽象容器,发生了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句法上由带处所宾语到受事宾语、结果宾语,所搭配动词由位移动词到非位移动词,甚至性质形容词。“V+出”可以聚焦起点,也可以聚焦终点,其语义泛化范围比“V+进”广,这是因为聚焦终点的“由里及外”往往是人类的预期结果。

关键词:V+进/出; 驱动-路径图式; 容器图式; 语义泛化; 对称与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9)01-0096-09

一、引言

“进”“出”是一对语义相反的趋向补语,其语义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例如:

例 1a:自己先钻进车内。

例 1b:自己先钻出车外。

例 2a:他走进教室。

例 2b:他走出教室。

例 3a:要听进不同的意见!

例 3b: * 要听出不同的意见!

例 4a:他额头瘪进一块。

例 4b:他额头凸出一块。

例 5a:他买进三百股。

例 5b:公司卖出三百股。

例 6a: * 他想进一个办法。

例 6b:他想出一个办法。

例 7a: * 他尝不进这是什么茶。

例 7b:他尝不出这是什么茶。

例 8a: * 他高进我一头。

例 8b:他高出我一头。

吕叔湘将“进”分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外面到里面(如例 3a)、人或事物随动作进入某处(如例 1a、例 2a)^{[1]27};将“出”分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里向外(如例 1b、例 2b),动作完成且兼有从隐蔽到显露或从无到有的意思(如例 7b、例 6b),超过(如例 8b)^{[1]277}。孟琮认为“进”表示向里,“出”表示向外(如例 1b、例 2b)、显露(如例 7b)、完成(如“应该规定出几条”)、达到成功(如例 6b)^{[2]16}。刘月华认为“进”趋向意义表示通过动作使人或物体由某处所的外部向内部移动(如例 1a、例 2a),结果意义表示凹陷(如例 4a),还可以表示领属关系或占有关系由外向内改变(如例 5a)、动作有效果(如例 3a)的比喻用法^{[3]203-207};“出”表示通过动作使人或物体由某处所的内部向外部移动(如例 1b、例 2b)、通过动作使事物由无到有或由隐蔽到显露(如例 6b、例 7b、例 8b),还有表示领有关系或占有关系等转移的比喻用法(如例 5b)^{[3]217-232}。可见,学界对“进/出”的语义归纳或粗泛或精细,却未能探析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性,也未能分析“V 进/出”语义对称与不对称的原因。也有的学者对动词小类进行研究,如郑娟曼根据“V 出”所带宾语类别,将动词分为驱赶类、行走类、取舍类、感知类、存现类和制作类动词六类^[4],但动词小类与趋向补语关系未做充分说明。

本文拟从人类的认知经验出发探讨趋向补语“进/出”的语义类别,关注意象图式、认知域、隐喻与语义特征的作用,基于北大语料库,对趋向补语“进/出”的语义关联性进行探究,分析动词小类与趋向补语的双

* 收稿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动趋式致使性研究”(11CYY045)。

作者简介:周红,博士,副教授,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向选择限制,在此基础上,探讨“V进/出”对称与不对称的原因。

二、动趋式“V+进/出”的意象图式

(一)基于驱动—路径图式

动趋式基于驱动—路径图式^[5],整合了 Croft^{[6]26-48} 驱动链模式(Causal Chain Model)和 Lakoff^{[7]282-293} 路径图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既关注力的作用(构成“驱动事件”),又关注物体在路径上的移动(构成“位移事件”)。“V+进/出”也是如此。“V+进”最初表达施动者(力的来源)作用(施动者对受动者的驱动力)于受动者(力的作用对象),导致受动者产生进入某一容器(参照体)的移动路径(受动者在施动者作用下发生的位移轨迹)。相反,“V+出”最初表达施动者作用于受动者,导致受动者产生离开某一容器(参照体)的移动路径。

“V+进/出”表达致使义。当施动者与受动者不一致时,表达外向致使。当施动者与受动者一致时,表达返身致使^{[1]92}。如“我把箱子搬进/出卧室”表达外向致使义,施动者“我”通过作用力“搬”使受动者“箱子”发生进入或离开“卧室”的位移。再如“他走进/出教室”表达返身致使义,施动者和受动者都是“他”,施动者通过作用力“走”使自身发生进入或离开“教室”的位移。

“V+进/出”的移动路径与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具有密切的关系。人体是三维容器,有“吃进”“吸入”“呼出”“排除”等生理现象,还有“走进”“走出”等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物理空间关系^{[9]21}。容器图式通过本体隐喻,可将本体(原本不是容器的地域、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可出^{[10]29}。“进”“出”的意象图式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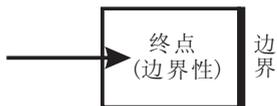


图1 “进”的容器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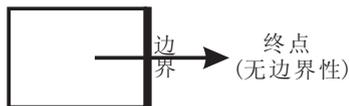


图2 “出”的容器图式

(二)驱动与移动路径的双向选择限制

驱动与移动路径之间具有双向选择限制关系。“进/出”的方向体现为内向与外向,与之搭配的是结果性内向和结果性外向驱动、过程性驱动、泛方向驱动和无方向驱动^①。

首先,结果性驱动是指驱动突显运动的结果,突显施动者以外的参照体。“内向动词”是使受动者由容器外到容器内的动词,记为“插₍₁₎”类动词和“介绍₍₂₎”类动词^②。“插₍₁₎”释义为“长形或片状的东西放进、挤入、刺进或穿入别的东西”,表达受动者进入某容器,例句有“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介绍₍₂₎”释义为“引进,带入[新的人或事物]”,表达受动者“人”进入机构容器,例句有“他把国外的先进设备介绍进来”“你把小孙介绍进去吧”。“外向动词”是使受动者由容器内到容器外的动词,记为“拔₍₂₎”类动词和“开除”类动词。“拔₍₂₎”释义为“吸出[毒气等]”,例句有“拔出一个红印”“把脓拔出来”。“开除”释义为“将成员除名使退出集体(如学校、机关、队伍、党团等)”,表达受动者“人”从机构容器中出来,例句有“把他从学会中开除出去”。

其次,过程性驱动是指驱动只突显施动者运动过程的方向,而不突显其他参照体,如“抬₍₁₎”释义为“往上托;举”,具有“上向”特征,这是移动的过程,可构成“他把桌子抬进/出屋”,也可构成“你把桌子抬起来!”等。

再次,泛方向驱动是指在具体语境中才能体现明确方向的驱动,如“飘”释义为“随风摇动或飞扬”,是泛方向,可构成“飘进/出一股清香”,也可构成“从楼上飘下一张纸”等。

最后,无方向驱动是指没有方向特征的驱动,如“喊₍₂₎”释义为“叫(人)”,没有方向,可构成“把他喊进/

① 趋向补语的方向还有“上向/下向”“前向/后向”“聚拢向/延展向”等。由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

② 动词小类参考了孟琮等编《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数字(1)(2)(3)表示词的义项,数字1、2、3表示同形词在词典中的编号。

出屋来(自拟)”,也可构成“把他喊上来”“你去把老三喊下来”等。

(三) 隐喻扩展

“V+进/出”最初用于空间域,后隐喻扩展至状态域,体现为空间路径到状态路径的变化,致使性逐渐减弱,直至消失。事物运动除了与空间、时间有关外,还表现为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质与量的状态变化^{[11][123-124]}。二者在空间域对称性较强,在状态域对称性较弱:“V+进”只有领属关系变化义,“V+出”还有存在状态变化义、比较关系变化义,这说明“出”的泛化与虚化程度高于“进”。其中移动路径体现为两个位移端点的移动与变化,“V+进/出”的认知域与位移端点如表1所示:

表1 “V+进/出”的认知域与位移端点

认知域	空间	领属关系	比较关系	存在
源点	起点	失去	低于	无、隐
终点	终点	获得	超过	有、显

三、空间域“V+进/出”的语义呈现

(一) 空间义的产生

动词“进”最初意义为“向上登”,说文:“登也。从辵闾省声。”,后引申为“前进;向前移动”^①,如例9、例10。北宋前,“进”更多地具有“进谏、引荐”等意义,如构成“奉进、劝进、取进、抽进、引进、奏进”^②等用法。

例9: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国语·吴语》)

例10:吊者入,升自西阶,东面。主人进中庭,吊者致命。(《仪礼·丧服第十一》)

动词“出”本义是“由内向外,跟‘入’相对”,如例11,后引申为“在外、对外”“超出、高出”义,前者如例12a,后者如例12b。

例11:王出郊,天乃雨。(《今文尚书·金縢》)

例12: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汉书新注》卷二十九)

我们同意梁银峰^{[12]1}的观点:趋向补语结构产生于六朝至唐。六朝前“进/出”用于动词后,多看作连动结构。例如:

例13: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推进而名成。(《韩非子·功名》)

例14a: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周易·明夷·离下坤上》)

例14b:叔孙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 “V出”空间义的产生

六朝时连动结构“V出”后接处所宾语或受事宾语,结构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分析,“V”充当路径“出”的方式,“出”充当动作的结果,成为趋向补语,标注为“出₁”。可搭配“跳₍₁₎、飘”类一价自主动作动词、“流、喷”类一价非自主动作动词、“拉₍₁₎、抱₍₁₎”类二价动作动词、“劝、哄”类言说动作动词。“出₁”可聚焦终点,如例15~例18a句;也可聚焦起点,如例15~例18b句。除后接处所宾语外,“V+出₁”还可后接受事宾语,如例19,这时多突显起点,而不突显终点,其聚焦起点的特征愈加明显。

例15a:……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冰上,延取以进母。(《搜神记》卷十一)

例15b:两个面面相觑,走出门,看着清湖河里扑通地都跳下水去了。(《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

例16a: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野朝金载》)

例16b:方知道佛祖常时垂手。须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古尊宿语录》)

例17a:时彼守门人,执彼比丘手,驱出门外……(《西晋译经·阿世王问五逆经》)

① 还有“出仕;做官”“进献;进呈”“进谏;劝谏”“举荐;推荐”“愈;超过”等,这些语义与趋向补语“进₁”无关联,不在研究范围内。

② “奉进”指“敬献”;“劝进”指“劝说实际上已经掌握政权而有意做皇帝的人做皇帝”;“取进”指“谋取晋升”;“抽进”指“选拔提升”;“引进”指“推荐”;“奏进”指“向皇帝报告”。

例 17b:……又来一个燕子平身式,纵出窗户,楼外是平台,又一拧身子,燕子钻云式,纵上楼房。(《三侠剑》第 5 回)

例 18a:刘璞把父亲劝出外边,乃问:……(《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例 18b:若论君无戏言,只因当时郭槐不肯奉旨出殿,是以将他哄出殿来,这是事到其间,暂且从权。(《狄青演义》第 53 回)

例 19:豉汁於别铛中汤煮一沸,漉出滓,澄而用之。(《齐民要术》卷八)

值得注意的是,“V 出”终点参照体多不具有边界性,如例 15~例 18a 句中的“冰上”“门外”“外边”,这是因为根据句法象似性原则,“V+出₁”表达从容器内部到外部,终点具有开放性,因此,后接容器时一般不使用具有边界性的方位词“里/中”,可以使用具有开放性的方位词“外”或“上”。“V 出”起点参照体突显三维容器特征,如例 16b、例 18b,有时只体现为三维容器的构成部分,如“门”“窗”是“房屋”的构成部分,成为容器内外的中介,人类会进行缺省理解,如例 15b、例 17b,可理解为“从门里走出来”“从窗户里纵出来”。如图 3 所示(立方体表容器,阴影部分表容器内外的中介,圆点表受动者,箭头表受动者位移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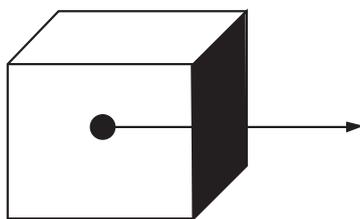


图 3 “V 出”结构从内到外的容器图式(突显中介)

至现当代时,“V+出₁”聚焦起点的使用频率高于聚焦终点。储泽祥等认为“出”的“由内及外”义在逻辑语义上与“N 外”矛盾,使得“V 出+N 外”受到抑制^[13],可以用“到”来代替,如例 20。然而,检索北大语料库,我们发现“推出门外”“推到门外”分别为 25 条、8 条,如例 20;“跳出窗外”“跳到窗外”分别为 5 条、0 条。可见,“V 出+N 外”的用法还是比较多的。

例 20:张全义一边解释,一边往后退,没说两句,已经被推到门外。(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 “V 进”空间义的产生

“进”充当趋向补语,标注为“进₁”,其出现较晚,南宋时才发现,元明时用例渐多,清代时用法较成熟,所搭配动词与“出₁”有共同之处。“进₁”聚焦终点,参照体均为有界的三维容器,使用具有边界性的“里”“中”等方位词,如例 21~例 24。

例 21:崔宁到家中,没情没绪,走进房中,只见浑家坐在床上。(《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

例 22:看看这水已是要流进人家门里,人家里面的水又泄不出去……(《醒世姻缘传》第 29 回)

例 23:当下传旨:敕令前回抱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归第,御赐金犀一麓,与他压惊。(《二刻拍案惊奇》卷五)

例 24:因即着小丫头到外面将李祥喊进。李祥到了里间……(《七剑十三侠》第 176 回)

不同的是“V+进₁”还可搭配“吃₍₁₎、喝₍₁₎”类动词、“陷、凹”类动词和“看、望”类动词,表达不可见义,这些动词均具有内向性,分别如例 25~例 27。

例 25:然后吃进食丸,每日三十丸,温酒送下。(《朴通事谚解》卷中)

例 26:又闻得他容貌不扬,额颅凸出,眼睛凹进,不知是何等鬼脸?(《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

例 27:文子洋多希望能有机会再与贝欣见一次面,让他再清清楚楚地看进她的眸子里……(张承志《黑骏马》)

“他额头瘪进一块”之类表达,刘月华认为“进”表示“凹陷”的结果义^{[3]206}。实际上,“进”表达“额头”部分进入“头颅”整体内部的空间移动,只不过,空间移动产生了形状的变化。这是因为位移除了刚性位移(物体中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外,还包含变形位移,即物体中任意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14]。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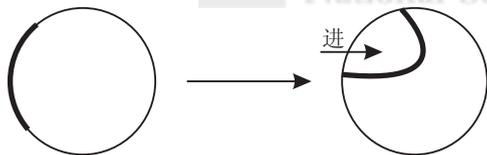


图4 “瘥进一块”的意象图式

(二)容器的本体隐喻

至现当代,受容器隐喻的作用,“V+进₁/出₁”的参照体由处所容器到身体部位容器、实体容器(容器用双下划线表示,下同),例如:

例 28a:(母亲)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史铁生《务虚笔记》)

例 28b: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子,用手一摸刀锋,噌楞楞响着。(梁斌《红旗谱》)

例 29a:一看就知道来了大主顾,便把珍珠拉进琳琅满目的时装之间当了衣服架子。(莫言《红树林》)

例 29b:老刚从铺边沙子里扒拉出半盒烟卷儿……(张炜《海边的雪》)

具体容器可隐喻扩展至抽象容器,表现为组织机构、抽象处所、抽象实体、状态、时间和事件等六类。

例如:

例 30a: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首先是做饭。(路遥《平凡的世界》)

例 30b:为使家庭稳固,一般跳出原单位,下海闯世界的……(CCL《1994 年报刊精选》)

例 31a:他好像从充满希望的山巅,一下跌落进悲哀的深渊。(李準《黄河东流去》)

例 31b:它将引导光明的灵魂走出黑暗的深渊,进入宁静的梦乡。((《读书》))

例 32a:如果母亲没有改嫁,没有因此把他带进了一种齷齪的生活……(史铁生《务虚笔记》)

例 32b:正是由于这些保险功能已逐步走出血缘、走出友情,由保险行业取代,中国的金融资产多了 2.5 万亿元……(CCL)

例 33:我可不行,几乎时刻都在想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时刻都会跳进我们无忧无虑的欢乐中,扫我的兴。(白桦《远方有个女儿国》)

例 34a:我知道,他已陷进万分自责的痛苦中。(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

例 34b:我愿意跳出悲伤,做一个连自己也爱的人……(百度)

例 35a: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史铁生《务虚笔记》)

例 35b:……中国才能走出黑暗,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作家文摘》))

例 36a:上中农杨金山五十五岁的时候跨进了一生最悲哀的岁月。(刘恒《伏羲伏羲》)

例 36b: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转折时代,中国文学要走出世纪末,在这变动中将是大有希望的。((《1994 年报刊精选》))

例 37a:他是多么渴望着投进炽烈的战斗里啊!(刘知侠《铁道游击队》)

例 37b:我生六十年……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张洁《无字》)

例 30“家庭”“原单位”为社会组织,内部包括环境、人员等。例 31“悲哀的深渊”“黑暗的深渊”为抽象处所。例 32“一种齷齪的生活”“血缘”“友情”为抽象实体。例 33~例 35 是状态容器,既可以是人的状态,如“欢乐”等褒义状态,这时只能搭配“进”;“痛苦”“悲伤”等贬义状态;也可以是物的状态,如“明亮”等褒义状态,“黑暗”等贬义状态。这些词语均为形容词。例 36 是时间容器,人类常用空间概念来理解时间概念,特定的时间段本身具有边界。例 37 是事件容器,事件本身具有起始边界,可隐喻为容器。

(三)容器的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是用具体、有形的容器图式来表达抽象、无形的容器图式。“V+进”的结构隐喻主要表现为:第一,“传₍₃₎、输₍₁₎”类动词构成的结构隐喻,这时受动者是抽象的声音、文字、消息等,如例 38;第二,“听₍₂₎、写₍₂₎”类动词构成的结构隐喻,这时受动者是抽象的言语、文字,涉及的环境参照体多是“耳朵”“头脑”“心里”等身体部位容器,可以是“小说”“剧本”等抽象实体容器。这类动词还有“读₍₂₎、说₍₁₎、填写”等,

如例 39、例 40;第三,事件容器的结构隐喻,可搭配“投入、搭₍₄₎”类动词,如例 41。

例 38:……(此事)明日上午就可以传进高夫人的耳朵。(姚雪垠《李自成》)

例 39:外边任何一句话一点音响都听进耳朵里……(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例 40:……他把“真值蕴涵的悖论”偷偷写进了小说里。(王小波《未来世界》)

例 41:……林格疯狂地投入进这项从不曾尝试过的工作。(徐坤《遭遇爱情》)

“V+进/出”还有整体结构隐喻,表达抽象概念。如例 43“陷进臭泥坑里”“跳进火坑”表达“陷进不好的思想里”“进入危险或令人厌恶的境地”;例 44“跳/逃出手掌心”表达从某人的控制中出来。

例 42a:……发展到不服从领导,打击别人,还偷用了公款,一天天陷进臭泥坑里去了。(刘绍棠《运河的浆声》)

例 42b:早知道玉兰是跳进这样一个火坑里,还不如她娘儿俩抱住一齐跳在黄河里。(李準《黄河东流去》)

例 43a:唉,你呀,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 43b:老实说,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哈哈! (雪克《战斗的青春》)

四、空间域“V+进/出”向状态域的语义泛化

随着认知域的扩展,“V+进/去”语义不断泛化^[15],主观性不断加强,所搭配的动词由位移动词到非位移动词,所带宾语由处所宾语到受事宾语、结果宾语,句法自足性越来越强。

(一)聚焦起点和终点“V+出₁”的状态隐喻

聚焦起点和终点“V+出₁”由空间域通过隐喻扩展至比较域,语义发生泛化,表达“实体(被比较物)性质超出参照基点的状态变化”,标注为“出_{2a}”。这时“出”具有“超出”义,这是将参照基点看作一个容器。多搭配“高、大”类正向性质形容词^①,还有“长、多、强”等。唐宋时出现该类用法,构成“被比较物+adj.+出+参照基点”,聚焦起点,不突显终点结果,如例 44。“被比较物+比+参照基点+adj.+出+结果成分”“被比较物+adj.+出+……+结果成分”格式出现于清末,如例 45。

例 44a: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全唐诗》第 1724 页)

例 44b:立志必须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则常存于事物之中,今此敬与事物皆不相违。(《朱子语类》卷十九)

例 45a:走了多时,往北一条大道,见北面这山比别的山高出一头,上边灯光闪闪,更鼓齐鸣。(《彭公案》第 56 回)

例 45b:我看这少年的人才,比你高出十倍。(《绿野仙踪》第 25 回)

(二)聚焦终点“V+出₁”的状态隐喻

聚焦终点义“V+出₁”由空间域通过隐喻扩展至由无到有存在状态域、由隐到显存在状态域、领属关系域,语义发生泛化,分别表达“(受动者)离开容器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受动者)离开容器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变化”“(受动者)领属权离开容器由内及外的状态变化”,标注为“出_{2b}”“出_{2c}”“出_{2d}”。这与古川裕提出的“终端焦点化”的观点一致,即人类的一种认知倾向——对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结构来说更重视其终结点而不是起点;凸显终点的认知习惯与人总是期望达到一个结果有关,终点更容易形成结果;这种表现在事件的构成上就是,终点标志着—一个事件的终结,更容易形成有界的事件^[16]。

唐宋时出现表达由无到有存在状态变化义的“V+出_{2b}”用法,清代时出现了“adj.+出_{2b}”的用法,民国时用例颇丰。该类受动者在作用力作用后才出现,这是“由无到有”隐喻为“由容器内及外”,即受动者的出现是在作用力作用下出自某容器。根据容器类型和作用力的作用,可分为五类,按照出现顺序表现描述如下:第一类是发具体处所容器的由无到有的变化,可搭配“长₍₁₎、生₍₂₎”类生长义动词,如例 46。第二类是发自思维容器的由无到有的变化,可搭配“想₍₁₎、写₍₁₎”类创造义动词,如例 47。第三类是发自事件容器的由无到有的变化,可搭配“教、惹₍₁₎”类产生义动词,也可搭配其它动作动词以及性质形容词,如例 48,这

① “超出”已凝固为一个词,这里省略不谈。

类发自事件容器由无到有变化的“V+出”结构具有较强的生成性,还可构成连动式“V+O₁+V+出+O₂+ (来)”,如例49。第四类是发自身体部位容器和实体容器的由无到有的变化,可搭配“哭、唱₍₁₎”等与身体部位有关的动词,也可用于“急、热、惊、累、愁”等类性质形容词,如例50。第四类是发自组织机构或人群容器的由无到有的变化,这时受动者是社会角色,可搭配“选₍₂₎、挑 tiāo₍₁₎”类选举义动词,如例51“能言之人”通过作用力“选”产生出来。

例46:於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生出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座,宣说神咒。(《佛经·大佛顶首楞严经》)

例47:被他千思万想,想出一个计策来。(《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

例48a: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两件。(《朱子语类》卷十二)

例48b: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来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5回)

例48c:……倘然你要急出个好共歹来,我们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儿女英雄传》第3回)

例49:我借脸盆借出麻烦来了,何苦呢!(刘恒《逍遥颂》)

例50a:(众百姓)……随口儿喊出几句谣言来道:……(《隋唐演义》第40回)

例50b:因为昨夜有两个习柔术的朋友拉着我和他们较量,累出了几身大汗……(《留东外史》第81章)

例51:张耳、陈余闻赵王被燕将捉去,不觉大惊!遂选出能言之人,前向燕将游说。(《秦朝野史》第15回)

宋代时出现了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变化义“V+出_{2c}”的用法,明清时用法较成熟。这是“由隐到显”隐喻为“由容器内及外”,处于容器内部时受动者较为隐晦,处于容器外部时受动者较为显明。这时受动者为抽象实体,一般发自抽象实体容器、事件容器和思维容器。根据受动者的类型和作用力的作用,可分为四类,按照出现顺序描述如下:第一类,通过言语或文字宣传而产生的由隐到显变化,这时受动者为消息、新闻、状态、事件等抽象实体,搭配“说₍₁₎、传₍₁₎”类通过言语或文字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的动词,如例52。第二类,通过人类的思维感知作用而产生的由隐到显变化,这时受动者为声音等抽象实体和状态、事件等,所在容器为思维容器,搭配“猜、判断”类思维判断义动词,如例53。第三类,通过显露动作而产生的由隐到显变化,这时受动者为状态、事件,所在容器为抽象实体容器或事件容器,可搭配“表现₍₁₎、显示”类显露义动词,如例54。第四类,通过人类的感官作用而产生的由隐到显变化^①,这时受动者为味道、想法等抽象实体和状态、事件等,所在容器为思维容器。搭配“吃₍₁₎、听₍₁₎”类感官动词(包括味觉、嗅觉、触觉、听觉和视觉),如例55。

例52:古训何消读他做甚?盖圣贤说出,道理都在里,必学乎此,而后可以有得。(《朱子语类》卷九)

例53:原来华忠方才问的时候,就早猜出老爷这着儿来了,只不敢冒失。(《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

例54:……后来广东新阳的敌人也表现出悔悟,江西的局势一定可扭转,则广东衰落的势头也更加明显可见了。(《曾国藩家书》第7章)

例55:只听赵虎说:“你替我回禀回禀大人,就说赵虎求见。”包兴方才听出声音来。“啊呀,我的楞爷。你吓杀我啦!”(《七侠五义》第10回)

明代出现了表领属关系变化义的“V+出_{2d}”,这是将占有者看作容器。该类可搭配“买、赎”类二价内向性动词,如例56;也可搭配“借₍₂₎、嫁”类二价外向性动词,如例57;也可搭配与机构容器有关的“调 diào、分₍₂₎”类二价外向性动词,出现较晚,如例58。

例56a:又亏贾石多人识熟人情,买出尸首……(《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例56b:晓得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个兄弟来,把毛家赎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

例57a:吴二哥,你借出这七八十两银子来也不勾使。(《金瓶梅(崇祯本)》第31回)

例57b:有一事,我父亲当初曾收用一婢,名唤碧莲,曾有六个月孕,因母亲不容,就嫁出与本处一个朱裁为妻。(《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

① 关于思维与感官的关系:思维依靠感官,感官需要思维。因此,有“视觉思维”“听觉思维”等说法。

例 58:“寨主哥哥什么事?将我调出。”钟雄说:“你错作了件事情。言多语失,你知道不知道?”(《小五义》第 36 回)

(三)聚焦终点“V+进₁”的状态隐喻

空间域聚焦终点“V+进₁”可隐喻扩展至领属关系域,标注为“V+进₂”,同样也是将占有者看作容器。清代出现该类用法,多添加自我参照“来”“去”。多搭配“买、娶”类二价动词,如例 59;也可搭配与机构容器有关的“调 diào、分₍₂₎”类二价外向性动词,出现较晚,如例 60。

例 59a:四月十二日,见他家买进棺材去,待了一会,装上,抬了出来葬埋。(《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二回)

例 59b:到晚,一乘轿子、四对灯笼火把,娶进门来。(《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例 60:后来彭公被参,调进京去。(《彭公案》第 46 回)

五、结语

本文从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了动趋式“V+进/出”的对称与不对称。“V+进/出”均源于驱动一路径图式,表达施动者作用于受动者使其进入或离开容器的路径变化,具有一定的致使性。随着空间域向状态域的隐喻扩展,语义发生了泛化,致使性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其中,参照体容器由处所容器到身体部位容器、实体容器、抽象容器,抽象容器包括组织机构、抽象处所、抽象实体、状态、时间和事件等,发生了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句法上,“V+进/出”后接带宾语由处所宾语到受事宾语,所搭配动词由位移动词到非位移动词,不同的是“V+出”可后接结果宾语,也可搭配性质形容词。

“V+进/出”最初表达由外及里、由里及外的空间移动,二者存在“聚焦终点”与“聚焦起点”的对立,所搭配的动词具有“内向”与“外向”的对立,无向位移动词或言说动词均可搭配“进/出”。“出”还可“聚焦终点”,后接无边界参照体(用方位词“外”表示),不同的是“进”只能后接有边界参照体(用方位词“里、中”表示)。

“V+进/出”可隐喻扩展至状态域:“V+进/出”均用于领属关系域,均可搭配内向性动词和外向性动词。“V+出”还可用于比较关系域,突显结果成分时聚焦终点,不突显结果成分时聚焦起点。“V+出”还可用于由无到有存在状态域、由隐到显存在状态域,均聚焦终点,体现了“终端焦点化”的重要作用^[16],产生了丰富的语义类型。可见,“V+出”的语义泛化范围比“V+进”广,这是因为聚焦终点的“由里及外”往往是人类预期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 孟琮,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 [4] 郑娟曼.从“V出+宾语”的构件关系看语义的双向选择原则[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华文教学与研究),2009(2).
- [5] 周红.从驱动一路径图式看“V+上/下”的对称与不对称[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
- [6] CROFT W.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7]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8] 周红.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9]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0] GEORGE L, MARK J.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1] 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12] 梁银峰.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 [13] 储泽祥,徐朝晖,贺福凌,等.近代汉语的“V出+N外”格式——兼说该式现代为什么不多见[J].古汉语研究,1999(4).
- [14] 陈纪德,李川.位移与变形[J].现代物理知识,2000(S).
- [15] 刘大为.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J].汉语学习,1997(4).
- [16] 古川裕.“起点”指向和“终点”指向的不对称性及其认知解释[J].世界汉语教学,2002(3).

Symmetry and Asymmetry of “V+*jin*(进)/*chu*(出)” from the Image Schema

ZHON 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rive-path schema, the verb-direction structure “V+*jin*(进)/*chu*(出)” expresses the mover act on the causee to make it enter or leave the container, which is causa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verb-direction structure “V+*jin*(进)/*chu*(出)” located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which is from the spatial domain to the state domain, and its semantic generalizes constantly, so its causative characteristics weaken and disappear, because the focalization of terminal poi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re are ontological metaphors and structural metaphors from place container to body part container, solid container and abstract container. Syntactically, the object is from locative objects to patient objects and resultant objects, and the collocation verb is from motion verbs to non-motion verbs, it even can collocate character adjectives. “V+*chu*(出)” can focus o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erminal point, and its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range is wider than “V+*jin*(进)”, because focus on “from the inner to the outer” of the terminal point is often the expected resul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V+*jin*(进)/*chu*(出)”; drive-path schema; container schema;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symmetry and asymmetry

[责任编辑 铁晓娜]

(上接第89页)

“Panfeng Controversy”: Heritage and Remains

—— The Inheritance and Turn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JIANG Chenghao, MA Chaoqun

(College of Art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299, China)

Abstract: The “Panfeng Controversy” aimed to compete for the power of poetry discourse. It had an immeasurable impact on the direction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It gave birth to some new thoughts and opened up new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it seemed to be the last glory before the fall of the halo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poetry inherited some negative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writing” and “folk writing” on the one hand, which resulted in the “impetuous” situ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miscellaneous language in the poetry circ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Panfeng Controversy on poetics brought forward new theory of poetic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Panfeng Controversy; Poetry Discourse; Intellectual Writing; Folk Writing

[责任编辑 陈义报]